

逢星期日出版

稿例

本版園地公開，歡迎惠稿。舉凡短篇小說、散文、詩歌、文學翻譯、作家評論、文壇動態述評，均所歡迎。因篇幅關係，文長請勿超過五千字，詩（每首）以五十行之內為宜。稿件一經刊出，即酌致薄酬。

晚霞之美

□李國文



南北朝期間，有一位叫庾信的大詩人，才華過人，天資非凡，無論詩文，無論辭賦，都達到了極高的藝術水平。《北史·文苑傳序》說：「江左宮商發達，貴於清綺；河北詞義貞剛，重乎氣質。」在中國文學史上，他是將南方文學的文采和北方文學的氣骨合二而一的第一人。生於公元513年，卒於公元581年的他，其代表作為《哀江南賦》，為世所公認的南北朝辭賦的壓卷之作。當我們讀他這篇《賦序》的開頭六句時，「日暮途窮，人間何世！將軍一去，大樹飄零；壯士不還，寒風蕭瑟。」無不被那歷史的滄桑感，故國的懷舊感，身世的悲愴感，思鄉的依戀感所打動。

他這篇不朽之作，作於公元578年歲末，已經是他的晚年作品。不過，庾信早年，文風綺麗輕豔，浮華俳側，與徐陵齊名，時人稱為「徐庾體」。後來，庾信經歷了侯景之亂，險幾喪命；江陵之亂，家人散失。飽嘗戰爭之災難，亂世之痛苦，流落北國，有家難歸。據《北史·庾信傳》：「陳氏與周通好，南北流寓之士，各奔歸其本國，陳氏乃表請庾信、王褒等十餘人。武帝但放王克、殷不害等，如信與褒，俱惜而不遣。」羈旅他鄉，飄洋生涯，寄食籬下，落魄無依的晚景，對詩人來講，這些所經歷的挫折困頓，所遭遇的顛沛流離，蓄積之於心扉，蘊藏之於胸臆，才使得他臨終之前，在文學上達到一個出神入化的境界。

唐代大詩人杜甫用詩歌來評價這位前輩：「庾信文章老更成，凌雲健筆意縱橫」，「庾信平生最蕭瑟，暮年詩賦動江關」。一個「老更成」，一個「暮年」都在說明詩人庾信的晚年創作，達到了一種昇華的境界。看來，生命的傍晚，燒紅的晚霞，成就了他文學史的輝煌一頁。

人是要老的，這是不用說的。但不能怕老，尤其不能老而怯步，老而止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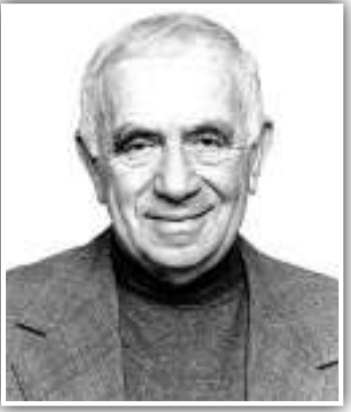
老而邁不動步。試看晚霞之精美絕倫，試看晚霞之堅持到底，老而彌堅，老而彌健，追求成熟之美，才是晚年的人生哲學，這恐怕也是大詩人庾信的一生信條。一天之中，晚霞是最為絢麗奪目的時刻；同樣，一生之中，晚年也是最為成熟完美的歲月。

朝霞比晚霞燦爛明亮，晚霞比朝霞深沉渾厚。朝霞來得快，去得也快，接着便是旭日東升，普天同照。然而，太陽開始西墜，那變化無窮，繽紛萬狀，色彩奇麗，婀娜多姿的霞光雲氣，便瀰漫了大半個天空。那就是一天之中色彩最豐富的畫面，晚霞之美，令人動情，教人心醉。晚霞燒紅了的天，渲染得人間萬物，大地風景，無不反射出耀眼的光亮，這就是人們常說的夕陽紅了。所以說，晚霞是漸漸展示出來的精彩，可以充分領略，是慢慢表現出來的美麗，可以駐足欣賞。甚至當月牙露臉，當星星眨眼，那黃昏的地平線上，還可見到一抹殘紅，給你以無限遐思。這就是說，一個人，哪怕到了生命的晚年，鶴髮童顏，精神矍鑠，那種氣質的美，那種心靈的美，那種智慧的美，那種思想閃光的美，和這滿天晚霞一樣，也會給這個世界，留下充實豐碩的溫馨，留下難以忘懷的回憶。

為什麼晚霞之值得讚美，晚年之值得珍惜呢？因為我們大家，都走過了很長很長的路，都經歷了許多許多的事，在跌打滾爬的過程中摸索到一點經驗，在成功失敗的教訓中獲得了些許覺悟，遂知道對國家、民族來講，什麼是最可寶貴的？對家人、親人、朋友、同志來講，什麼是彌足珍貴的？雖然每個人的天空裡，都有晚霞，雖然每個人心目中的晚霞，不盡相同，但欣欣向榮，蒸蒸日上這個偉大時代，那無數生動的畫面，對我們這些華齡朋友而言，便是值得堅守的共同財富了。

耶胡達·阿米亥的詩

(英)約翰·皮林 鄧寧立譯



耶胡達·阿米亥出生於維爾茨堡，父母是德國籍猶太人，於1936年移民到耶路撒冷；雖然他的母語是德語，但移民前他是在一所猶太大學接受的教育。阿米亥曾在二戰中英軍的以色列步兵服役，他也參加了1948年的以色列獨立戰爭，以及隨後在1956和1973年發生的軍事衝突。1955年他出版了第一部希伯來語詩集，從那時起，他陸續出版了多冊詩集，短篇小說集，劇本和一部小說。他曾在耶路撒冷當過老師。1971年秋，他任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客座詩人。現在，他以同樣流暢的希伯來語和英語寫作。

阿米亥是用現代希伯來語寫作卻對無法閱讀一個字希伯來語的人留下了深刻印象的三位詩人之一；另兩位是T·卡爾米和丹·帕基斯。像帕基斯一樣，阿米亥生於歐洲，他用於寫作的語言與他童年時所說的語言不同，這是一種被米歇爾·漢伯格爾恰如其分地形容為「歷史的異數」的語言。最近，他還嘗試在特德·休斯的幫助下把自己的作品譯為英文，這是他向安東尼·魯道夫宣稱的「英語是一種我真正喜愛的語言，比別的語言（希伯來語除外）都更吸引我。」的一種戲劇化體現。然而，在某種程度上把阿米亥看作是一位歐洲詩人並沒有錯，儘管他彷彿正試圖以他的第二門非母語贏得名聲。實際上，他早期作品的精神，與他的德國背景和他精通的猶太文化有着同等的共通之處。雖然他絕不像保羅·策蘭那樣難懂，並且在「英語」詩歌中他變得越來越淺顯了，但他的精簡的隱晦性的句子仍與策蘭差別不大，阿米亥在《耶路撒冷和我自己的歌》中最出色的一首詩裡紀念了策蘭在塞納河的死亡。與策蘭相似，儘管不那麼極端，阿米亥懷疑文字敗壞了沉默，這無疑是他專注於短篇抒情詩的原因。然而，與策蘭不同，阿米亥更像是那些追隨布萊希特的德國詩人，他沒有讓懷疑主義干擾他的清晰度和他「低眉」交流的能力。最終，在他十分精巧的文字背後，是他的簡明，使他在人們心目中流傳最為長久。

「在我做的事當中」，阿米亥在一首早期的詩作（《在我的噩夢中》）中寫道，「分離是不可避免的。」他衆多的愛情詩幾乎都證明了這一點，它們中最出色的，與《在我的噩夢中》非常相像，以無可避免的生死別離作為主題。阿米亥主要是一位戰歌詩人，他確信「不屬於身體的不會留下記憶。」（《再會》）他如此強烈地意識到「血肉之軀所要承受的衝擊」，以致於他懷疑：

甚至牛頓也是在痛苦與痛苦的間歇中，發現他發現的一切。

然而也正是在這些間隙中阿米亥有了自己的發現，這些發現不完全是痛苦的，正如這首談及牛頓的詩所闡明的那樣：

寫於夜裡：
使我們絕望的絕望
變成希望。

（《心是腐敗的主管》）

如果阿米亥不能保有這份希望——顯然他不能——那是因為，寫下的文字像《塔木德經》裡的文字一樣，受到如此徹底的理解上的分歧的損害，以致於它變得固執而矛盾而不穩定。現實，正如《倘若以苦澀的嘴唇》所暗指的那樣，不會因為我們喜歡在它上面進行各種建築而改變；作為人類，就是要在「即將來臨的夜晚」裡發現陌生人和甜美詞語的存在，並且永遠受到改變的支配：

書上說我們應該恐懼，
書上還說我們應當改變。
像詞語，
在過去在未來
很多人或獨個兒。

在那首非常出色的《至於世界》中，也同樣出現了對變與不變的矛盾的敏感度，在此詩中，當阿米亥面對來自於真實世界的無可辯駁的證據時，他只能說（「像蘇格拉底的一位門徒」）：「你的確是對的」。但他真正相信的是甚至不那麼寬慰人的自知的無知，無論他在多大程度上意識到——正如聖經典故裡表明的——這可能使他失衡，並因此感到欠缺：

對牆上的字迹，
我總是無知……
只知風聲的
呼嘯
當某種命運經過我
去別的地方。

(上)

「江濱石寶寨寶石濱江」

□蔡瑞北

客船開進重慶忠縣石寶鎮長江水域的時候，我們的視線幾乎被長江北岸的壯美景觀——既是石又是山與既似亭又似塔的結合體——給吸引住了。

當然，我們的視線不是什麼鐵線，那塊石也不是什麼磁石，而是據說是女媧煉石補天後遺下的一塊石；石是一座山，是聳峙江濱、狀似印章、名曰玉皇玉印的一座山；山是一塊石，據說石上原有一洞，洞口小如酒杯口，每天都有白米從洞口流出來，是供廟裡和尚食用，因此當地百姓都管它叫「石寶」……

三個比喻中，數玉印山最為形象。印章一般呈長方體狀，該山與之何只相似，簡直更是碩大無朋。多麼罕見呵！

玉印山堪稱為天然的觀景台。該山四周都是懸崖峭壁。登上頂部，附近風光即可一覽無遺：山色水光，江天寥廓；朝暉夕陰，氣象萬千……優美的風光自然吸引着衆多的遊客。由於遊客太多，地勢太險，於是四周臨崖處處有矮垣，頂部中央廟宇的前後都留有空地，尤其廟前那幅空地更為開闊。這樣既擴大遊客的遊覽範圍，又提高遊客的遊覽興致，更讓遊客領略到「爽氣西來」，「大江東去」的境界。真可謂別出心裁。

好一派明媚的風光呵！

秋高氣爽，居高臨下，哪個沒有「大地在我腳下」、「長江在我腳下」之感？哪個不是躊躇滿志？這邊廂江面上閃爍着波光，但見遊客北來南往，熙熙攘攘；輪船東下西上，浩浩蕩蕩。從一掠而過的汽笛聲中，人們不是可以感受到改革開放以來持續高速發展的步伐嗎？好一幅「秋江夕渡圖」呵！那邊廂空氣中瀰漫着花香，但見長江兩岸重巒疊嶂，竹木葱蘢；那鷗鷺成群結隊，忽而翱翔天上，忽而嬉戲江中；那空中的是嗚嗚吹煙與江上的陣陣笑聲，相映成趣，更為這幅天然圖畫增添幾分神韻……微風輕拂，面對這片錦繡江山，遊客何只有登眺之快，簡直更有飄飄欲仙之感！

玉印山堪稱為真正的平頂山。「遙看絕頂平如鏡」，該山頂平如台，東西長、南北窄，面積約有一千二百平方米。中央那座廟宇座東向西，藉以表明香客嚮往佛國聖地的心跡，因為傳說中西天是佛祖居住的地方，又稱極樂世界。廟宇前分前、中、後三殿，介乎前、中殿之間的藻井壁上拼砌有女媧煉石補天圖像，中殿前有玉皇坐像，而在後殿背後的小院中，則塑有一尊蹲着的作睜眼狀的小和尚像。看看那個被他瞪得大如碗口的再也流不出米來的洞口，再看看他那副無可奈何的模樣，大家都忍俊不禁，會心地笑了起來。早知今日，何必當初。如果不當時不是貪小便宜，搞小動作，那末他今天就不必望「米」興嘆了。「貪」字變成「貧」字，這不正是對貪婪者的辛辣諷刺嗎？

廟裡那些相應於神話故事中、民間傳說中人物的雕塑，固然惟妙惟肖、亦莊亦諧，可是論整體的吸引力，廟宇始終不及那座倚崖而建的亭塔，因為若僅僅着眼于布局與結構，則前者與一般廟宇相去無幾，算不上美輪美奐，只屬於階梯級的主體建築；倒是後者卓爾不群，堪稱為殿堂級的附屬建築。二者反差如此強烈，完全出乎遊客的意料。

「亭塔」？那是一座怎樣的建築呀？

該建築係純木結構，共有九層，隱含九重天之意。登塔憑窗觀景，即給人以一層樓閣一重天之感。在山頂平視，第九層完全獨立，其狀如亭；在山門前仰望，第一至八層緊貼崖壁，連同第九層，整體造型似塔。不僅如此，而且整體「秉寶塔之奇偉，兼涼亭之清幽」。為區分其他塔類建築起見，我們不妨稱之為「亭塔」，如何？



亭塔安然無恙。不是嗎？亭塔始建於清代康熙某年。亭塔建成以來，人們可以便捷、舒適地上山下山。這設施豈是沿崖壁修鑿的棧道或磴道所能比擬的？更何况該設施還確保人們「雨天不濕腳，晴日可遮頭」哩。真是功德無量。可是，廟宇建成之後，亭塔建成之前，人們只能是腳登鑿壁而成的僅能容足的石穴，手援紮繫於崖壁的鐵鏈，貼身附崖地進行上山下山……簡直是一步一驚心！每逢廟會，更是險象環生，傷亡慘重……總之，是這兩座舉足輕重的古建築，共同裝點長江三峽西邊的旖旎風光。

石寶寨？那是一個怎樣的名稱呀？

乍聽起來，人們以為它是座山寨，因為寨字很容易讓人聯想起安營紮寨……的確，石寶寨得名自農民起義。這裡四周如削，易守難攻。據載，明末清初，農民起義軍曾據此為寨，憑藉天險，抗擊官兵……寨以石名，久而久之，「石寶寨」這名越叫越響，簡直是名聞遐邇，人們反而不在意「石寶寨」這則民間傳說，真是約定俗成。現在，廣義的石寶寨包括牌坊、山門、亭塔、魁星閣和廟宇，它們各自獨立，互相聯繫；而狹義的石寶寨則只是亭塔而已，「只此一家，別無分店」。奇巧中不失穩重，拙樸外具有典雅。作為石寶寨唯一的標誌性建築，亭塔鶴立雞群，以致不少遊客還以為石寶寨就是亭塔，亭塔就是石寶寨……

其實，分得清也罷，分不清也罷，反正亭塔是上下玉印山的必經之路。穿行其間，遊客一定能夠領略到我國古代建築藝術的神奇絕妙，尤其能夠感受到我國穿斗式木結構建築藝術的魅力，而這股魅力將不斷迸發出炎黃苗裔的自豪感……總之，以亭塔為代表的石寶寨，不愧為舉世矚目的古建明星，難怪被中外遊客譽為「江上明珠」，被列入「世界八大奇異古建築」，難怪在接受訪問時，旅伴姜君才思敏捷，在讚之為「濱江寶石」之餘，更隨即吟出「江濱石寶寨寶石濱江」。好一個雋永的回響呵！在匆忙的遊程中，在短暫的時間裡，構想出如此言簡意賅的「急就章」，該何容易！姜君的文學造詣當然贏得全體旅伴的喝彩，因為他既道出我們的共同心聲，又給石寶寨以中肯的評價，堪稱超凡脫俗。「江濱石寶寨寶石濱江」，我們深信，作為鑲嵌在長江三峽風光帶上的一枚瑰麗寶石，在大力發展旅遊業陽光的照耀下，石寶寨必將折射出更加璀璨的光芒，輻射出更加強勁的魅力，吸引越來越多的中外人士前來遊覽、考察。

「石鑿玉而山輝，水懷珠而川媚」，信然。

2009年2月2日完稿於將軍澳

夏夢·濤聲

□舒慧

（一）
也許是前世的約定
命運才讓你我相遇在
夏日黃昏的海濱
而我卻讀不懂你的眼神
因那顆星太閃
那寂寞太深

（二）
是誰用藍色憂鬱
在人生紙箋上畫出命運之紋
為何沒有你的歲月
落魄漫長
而你的日子 卻總是有淚
此刻的你 是守在

杏花落幕的江南 還是
早已化作白雲
飄泊在遙遠的他鄉
（三）

夏夢漸遠
堤岸上響起你沉穩的足音
如同太息聲聲
敲打着我心靈台階
空茫中
海鳥和着拍岸濤聲 奏起
千帆遠去的旋律
幻成一句動人心魄的回響
這初夏
是你我生命中的一道永恆！

